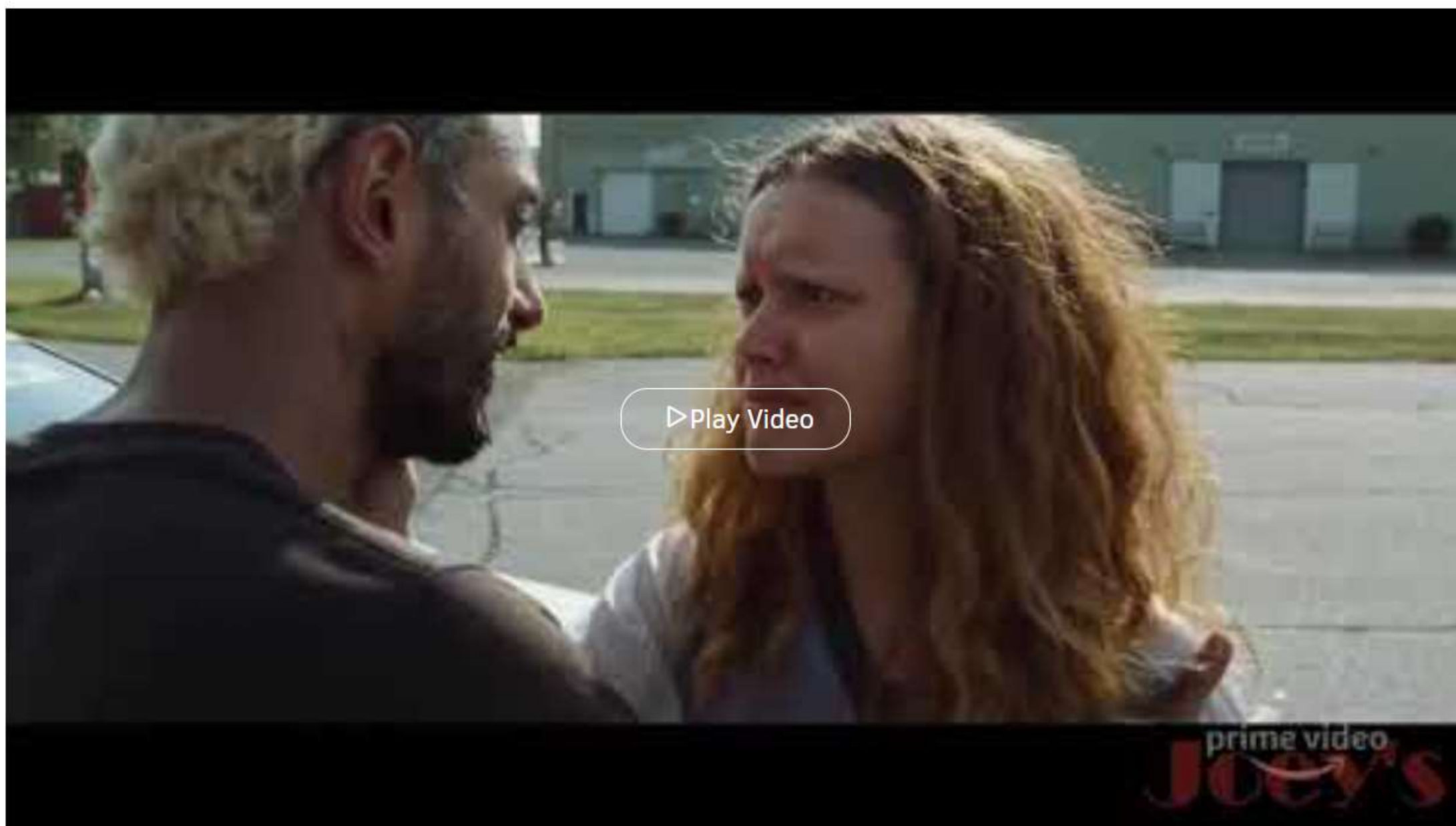


山腰電影院

《靜寂的鼓手》（ Sound of Metal ）



我們現在擁有的人生，奠基在我們現有的身體、才能、資源之上。我們有時會像有錯覺似的，以為這些東西都是自己可以掌握，或以為這些東西會跟著我們天長地久。但生命無常，一場意外，我們的身體可能受傷、才能可能受損、資源可能耗損，我們的人生從那一天起，就會變了樣。

《靜寂的鼓手》（ Sound of Metal ）談的就是這樣的人生轉變。主角魯本（ Ruben ）是個鼓手，他與女友露（ Lou ）組成金屬樂團，兩人以露營車為家，過著浪跡天涯的遊牧生活，靠著四處巡迴演出維生。這就是魯本的理想人生，他沒有要追求大富大貴的生活，只要身邊有愛人相伴、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，在偌大世界中有一台自己用心佈置打造的露營車，這些就足夠了。

我們也看見魯本的自律，縱使前晚表演很晚才結束，但隔天他仍早起健身，打蔬菜汁做早餐，這都反映他積極營造自己的生活。可是他沒料到，不能掌控的危機就要降臨。或許是長期暴露於巨大聲響下，魯本失去了聽力，他聽不見露說的話，也聽不見手中的鼓聲。對一個樂手來說，他的理想人生，彷彿就要消失。

魯本一心想恢復聽力，恢復過往的生活，他沒有準備好自己要變成一個聾人。但做電子耳太貴，他負擔不起。不得已之下，他心不甘情不願到了聾人社區生活，練習適應聽不見的生活，露則返回法國老家。透過社群的幫助，魯本學習了手語，建立了友誼。寂靜的環境，彷彿收服他的狂躁。社區的領導人鼓勵他早起練習靜坐，如果很難安靜下來，他還幫魯本準備了紙筆，讓魯本寫下腦中所有的想法，直到自己可以安靜為止。透過書寫的自我療癒，魯本有了與自己相處的時間，終於能好好與自我對話，平靜地處於無為的狀態。

這樣的生活，對魯本適應自己的聾耳，確實有極大的幫助。我們看見魯本的改變，社區領導也看見了，甚至還願意提供工作機會，讓魯本可以長期待在社區。這都說明他們對於魯本的接納與認同。只是魯本心中還有個夢，他掛念著露，想念著過往只有他倆的流浪生活。他心想只有恢復聽力，自己才能跟露在一起吧。於是他賣掉了露營車，賣了所有能賣的東西，做了電子耳手術，以為這樣就可找回過去的自己。

不過這舉動，卻破壞了他與社區的關係。社區領導提到，社區裡的人並不覺得耳聾需要治療，因為他們並未把這看成缺陷，他們看見的只是生命的另種狀態，只是不同，但絕非缺陷，因此不需治療，而是學習共處。但魯本卻不是這麼認為，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停滯了，得要趕緊治療才能往前。雖說「往前」，可是魯本以為的「往前」，對我而言，只是「回到過去」，他要面對的真相其實是很多事回不到過去了。

第一個回不去的是聲音。裝上電子耳所聽到的聲音，背景像是充滿雜訊，甚至不時會出現金屬之聲，若對聲音品質很要求的樂手來說，這種聲音絕非清晰悅耳。第二個回不去的，是他與露的關係。魯本到了法國，看見露的打扮造型煥然一新，也看見露與家人的親近互動。他出席露父親的生日派對，但與裡頭穿著優雅高貴的人們顯得格格不入。當他聽見露與父親合唱法文歌，雖然聽不懂法文，雖然耳朵裡有著雜訊，但這一次，他心裡聽懂了：他和露早已走向不同的人生！但他們仍珍惜過去的相伴，他對露相擁哭泣說的那句「沒關係」，是他能給的祝福。

或許此刻的魯本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要往前走了，而非想回到過去。雖然他過去所打造的理想人生已經不在，但這不表示，現在的他不能擁有新的理想人生，只是他得接納現況，得調整眼光，得相信世界的廣大、相信生命有一股包容與堅強；而身在其中的人們，能做的或許就是謙卑而行吧。

〈文／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〉



每週三晚上六點半，與您相約在山腰大廳一起來嗑電影

活動詳情與獎勵活動可臉書搜尋：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健康心理中心【山腰電影院】

映後會有專業心理師與您一同探索電影世界的奧妙！

